北史/卷0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五 ◄

北史
卷十六 列傳第四

► 卷十七

道武七王　明元六王　太武五王

道武七王

道武皇帝十男：宣穆劉後生明元皇帝；賀夫人生清河王紹；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；王夫人生河南王曜；河間王修、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；段夫人生廣平王連、京兆王黎；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，皆早薨，無傳。

清河王紹字受洛拔，天興六年封。性凶狠險悖，好劫剝行人，斫射犬豕，以為戲樂。有孕婦，紹剖觀其胎。道武嘗怒之，倒懸井中，垂死乃出。明元常以義方責之，由此不協。而紹母賀夫人有譴，帝將殺之。會日暮，未決。賀氏密告急於紹，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宮犯禁。帝驚起，求弓刀不及，暴崩。明日，宮門至日中不開，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，紹從門扇間謂曰：「我有父，亦有兄，公卿欲從誰也？」王公以下皆失色，莫有對者。良久，南平公長孫嵩曰：「臣等不審登遐狀。」唯陰平西元烈哭泣而去。於是朝野凶凶，人懷異志。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，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。其餘舊部，亦率子弟，招集故人，往往相聚。紹聞人情不安，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。

先是，明元在外，聞變乃還，潛於山中，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，眾皆回應。衛士執送紹，於是賜紹母子死，誅帳下閹官、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。其先犯乘輿者，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臠食之。紹時年十六。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，美而豔。道武如賀蘭部，見而悅之，告

獻明後請納焉。後曰：「不可。此過美，不善，且已有夫。」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，生紹，終致大逆焉。

陽平王熙，天興六年封，聰達有雅操。明元練兵於東部，詔熙督十二軍校閱，甚得軍儀，賞賜隆厚。泰常六年，薨，帝哀慟不已。長子佗襲爵。

佗性忠厚，武藝無過者。後改封淮南王，鎮武牢，威名甚著。孝文時，位司徒，賜安車几杖，入朝不趨。太和十二年，薨。時孝文有事太廟，始薦，聞之，廢祭，輿駕親臨哀慟，禮賵有加，謚曰靖王。

世子吐萬早卒。

子僖王顯襲祖爵，薨。

子世遵襲。孝明時，為荊州刺史。在邊境，前代以來，互相抄掠，世遵到州，不聽侵擾。其弟均時在荊州，為朝陽戍主。有南戍主妻，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，均輒遣部曲掠取。世遵聞之，責均，遂移還本戍，吳人感荷。後頗行貨賄，散費邊儲，是以聲名有損。薨于定州刺史，謚曰康王。

吐萬弟鐘葵，早卒。

長子法壽，累遷安州刺史。法壽先令所親，微服入境，觀察風俗。下車便大行賞罰，於是境內肅然。後於河陰遇害。

子慶智，性貪鄙。為太尉主簿，事無大小，得物然後判，或十數錢，或二十錢，得便取之，府中號為「十錢主簿。」

法壽弟法僧，位益州刺史，殺戮自任，威怒無恆。王、賈諸姓，州內人士，法僧皆召為卒伍，無所假縱。於是合境皆反，招引外寇。後拜徐州刺史。法僧本附元叉，以驕恣，恐禍及己，將謀為逆。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，法僧謂曰：「我欲與卿去危就安，能從我否？」文伯曰：「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！」法僧將殺之，文伯罵曰：「僕甯死見文陵松柏，不能生作背國之虜！」法僧殺之。孝昌元年，法僧殺行台高諒，反于彭城。自稱尊號，改元天啟。大軍致討，法僧奔梁。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，法僧皆

印額為奴，逼將南度。梁武帝授法僧司空，封始安郡王，尋改封宋王，甚見優寵。又進位太尉，仍立為魏主。不行，授開府儀同三司、郢州刺史，乃徵為太尉。卒于梁，謚曰襄厲王。子景隆、景仲。

景隆初封丹楊公，位廣州刺史，徙徐州，改封彭城王。丁父憂，襲封宋王，又為廣州刺史。卒。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，封枝江縣公。侯景作亂，遣誘召之，許奉為主。景仲將應之，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，乃縊而死。

河南王曜，天興六年封。五歲，嘗射雀于道武前，中之，帝驚歎焉。及長，武藝絕人，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，眾咸服其勇。薨。

長子提襲。驍烈有父風，改封潁川王。迎昭儀於塞北。時年十六，有夙成之量，殊域敬焉。後改封武昌，累遷統萬鎮都大將，甚見寵待。薨，謚曰成王。

長子平原襲爵。忠果有智略。為齊州刺史，善於懷撫。孝文時，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，屯聚平陵，年號聖君。平原身自討擊，禽小君，送京師斬之。又有妖人劉舉，自稱天子，復討斬之。時歲頻不登，齊人饑饉，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，以全人命。北州戍卒一千餘人，還者皆給路糧，百姓咸稱詠之。遷征南大將軍、開府、雍州刺史，鎮長安。薨，謚曰簡王。

長子和，字善意，襲爵。初，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，生子顯，薄之。以公主故，不得遣出。因忿，遂自落發為沙門。既不幸其母，乃舍顯，以爵讓其次弟鑒。鑒固辭。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，訴于孝文。孝文詔鑒終之後，令顯襲爵，鑒乃受之。

鑒字紹達，沉重少言，寬和好士。為齊州刺史。時革變之始，鑒上書遵孝文之旨，采齊之舊風。軌制粲然，皆合規矩。孝文下詔褒美，班之天下，一如鑒所上。齊人愛詠，咸曰耳目更新。

孝文崩後，和罷沙門歸俗。棄其妻子，納一寡婦曹氏為妻。曹氏年長，大和十五歲，攜男女五人，隨鑒至曆城，幹亂政事。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，鑒皆順其意，言無不從。於是獄以賄成，取受狼籍，齊人苦之，鑒名大損。轉徐州刺史。屬徐、兗大水，人多饑餓，鑒表加賑恤，人賴以濟。先是，京兆王愉為徐州，王既年少，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，郡縣多不奉法。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虯虐政殘人，盜寇並起。詔免靈虯，於是徐境肅然。

薨，謚悼王。

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，詔聽和襲，位東郡太守。先是，郡人孫天恩家豪富，嘗與和爭地，遣奴客打和垂死。至此，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，父子兄弟一時俱戮，資財田宅皆沒於官。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，以和元叉之親，不敢告列。和語其郡人曰：「我覓一州，亦應可得。念此小人，痛入骨髓，故乞此郡，以報宿怨，此後更不求富貴。」識者曰：「王當沒於此矣！」薨，贈相州刺史。

河間王修，天賜四年封。薨，無子，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，改封略陽王。正平初，有罪賜死，爵除。

長樂王處文，天賜四年封。聰辯夙成。年十四，薨。明元悼傷之，自小僉楮至葬，常親臨哀慟。陪葬金陵，無子，爵除。

廣平王連，天賜四年封。薨，無子，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為南平王，以繼連後。渾好弓馬，射鳥輒曆飛而中之，日射兔得五十頭。太武嘗命左右分射，勝者中的籌滿，詔渾解之，三發皆中。帝大悅，器其藝能，常引侍左右。累遷涼州鎮將、都督西戎諸軍事、領護西域校尉，恩著涼土。更滿還京，父老皆涕泣追送，如違所親。薨。

子飛襲。後賜名霄。身長九尺，腰帶十圍，容貌魁偉，雅有風則。貞白卓然，好直言正諫，朝臣憚之。孝文特垂欽重，除宗正卿。詔曰：「自今奏事，諸臣相稱，可雲姓名；唯南平王一人，可直言其封。」遷左光祿大夫。薨，賜東園第一秘器。孝文緦衰臨霄喪，宴不舉樂，謚曰安王。子纂襲。

京兆王黎，天賜四年封。薨。子吐相襲，改封江陽王。薨，無子。

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，襲封江陽王。宣武時，為青州刺史。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，又以良人為婢，為御史所彈，坐免官爵。及靈太后臨朝，繼子叉先納太后妹，復繼本封；後徙封京兆王，曆司徒，加侍中。繼，孝文時已曆內外顯任，靈太后臨朝，入居心膂，曆轉臺司。頻表遜位，轉太保，侍中如故，加前後部鼓吹。詔以至節，禮有朝慶，繼位高年宿，可依齊郡王簡故事，朝訖引坐，免其拜伏。轉太傅，侍中如故。時叉執殺生之權，拜受之日，送者傾朝，有識者為之致懼。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，兩人扶侍，禮與丞相高陽王埏。後除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師、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、大都督、節度

西道諸軍事。及出師，車駕臨餞，傾朝祖送。尋加太尉公。及班師，繼啟求還復封江陽，詔從之。繼晚更貪婪，牧守令長新除赴官，無不受納貨賄，以相託付。妻子各別請屬，至乃郡縣微吏，亦不獲平心選舉。憑叉威勢，法官不敢糾擿，天下患之。叉黜，繼廢於家。初，爾硃榮之為直寢，數以名馬奉叉，叉接以恩意，榮甚德之。建義初，復以繼為太師、司州牧。永安元年，薨，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，錄尚書事、大丞相如故，謚曰武烈。

叉字伯俊，小字夜叉。靈太后臨朝，以叉妹夫，除通直郎。叉妻封新平君，後遷馮翊君，拜女侍中。叉女夭，靈太后詔贈鄉主。叉累加侍中、領軍將軍。既在門下，兼總禁兵，深為靈太后所信委。太傅、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，每欲斥黜之。叉遂令通直郎宋維，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，懌坐禁止。後窮案無實，懌雖得免，猶以兵衛守于宮西別館。久之，叉恐懌終為己害，乃與侍中劉騰密謀，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、胡定列，誣懌云：「貨度等金帛，令以毒藥置禦食中以害帝。」騰以具奏。明帝信之，乃禦顯陽殿。騰閉永巷門，靈太后不得出。懌入，遇叉于含章殿后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，將入含章東省。騰稱詔集公卿議，以大逆論。咸畏叉，無敢異者。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。叉、騰持公卿議入奏，夜中殺懌。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詔，叉遂與太師、高陽王雍等輔政。常直禁中，明帝呼為姨父。自後百寮重跡。後帝徙禦徽音殿，叉亦入居殿右，曲盡佞媚，遂出入禁中，恆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。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，有時出入，止息其中，腹心防守，以備竊發。

初，叉之專政，矯情自飾，勞謙待士。得志之後，便自驕愎，耽酒好色，與奪任情。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，珍寶充牣其中。叉曾臥婦人於食輿，以晲巴覆之。輿入禁內，出亦如之，直衛雖知，莫敢言者。姑姊婦女，朋淫無別。政事怠墮，綱紀不舉。州鎮多非其人，於是天下遂亂矣。叉自知不法，恐被廢黜，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。遂為誓盟，欲令為亂，朝廷必以己為大將軍往伐，因以共為表裏，如此可得自立。根等然其言，乃厚遺根等，遣還州，與洪業買馬。

從劉騰死後，防衛微緩。叉頗亦自寬，時宿於外，每日出遊，留連他邑。靈太后微察知之。正光五年秋，靈太后對明帝謂群臣，求出家於嵩山閒居寺，欲自下發。帝與群臣大懼，叩頭泣涕。遂與太后密謀圖之。乃對叉流涕，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。叉乃勸帝從太后意。於是太后數禦顯陽，二宮無復禁礙。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，法僧據州反叛。靈太后數以為言，叉深愧悔。丞相、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叉，而甚畏憚。會太后與帝游洛水，遂幸雍第，定圖叉之計。後雍從帝朝太后，乃進言叉父子權重。太后曰：「然。元

郎若忠於朝廷，何故不去領軍，以餘官輔政？」叉聞之甚懼，免冠求解。乃以叉為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侍中、領左右。

叉雖去兵權，然總任內外，不慮黜廢。又有閹人張景嵩、劉思逸、屯弘昶、伏景謀廢叉。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，說雲，元叉欲害之。嬪泣訴於帝云：「叉非直欲殺妾，亦將害陛下。」帝信之。後叉出宿，遂解其侍中。旦欲入宮，門者不納。尋除名。

初，咸陽王禧以逆見誅，其子樹，梁封為鄴王。及法僧反叛後，樹遣公卿百寮書，暴叉過惡，言：「叉本名夜叉，弟羅實名羅剎。夜叉、羅剎，此鬼食人，非遇黑風，事同飄墮。嗚呼魏境！離此二災。惡木盜泉，不息不飲，勝名梟稱，不入不為。況昆季此名，表能噬物，日露久矣，始信斯言。」叉為遠近所惡如此。

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：「劉騰、元叉昔邀朕索鐵券，望得不死，朕賴不與。」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：「臣聞殺活，豈計與否。陛下昔雖不與，何解今日不殺？」靈太后憮然。未幾，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謀反。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；叉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，叉兄弟為內應，起有日矣，得其手書。靈太后以妹婿故，未忍便決。群臣固執不已，明帝又以為言，太后乃從之。於是叉及弟爪並賜死於家。太后猶以妹故，復追贈尚書令、冀州刺史。叉子舒，秘書郎。叉死後，亡奔梁，官至征北大將軍、青冀二州刺史。

子善，亦名善住。少隨父至江南，性好學，通涉《五經》，尤明《左氏傳》。侯景之亂，善歸周，武帝甚禮之，以為太子宮尹，賜爵江陽縣公，每執經以授太子。

隋開皇初，拜內史侍郎，凡有敷奏，詞氣抑揚，觀者屬目。陳使袁雅來聘，上令善就館受書。雅出門不拜。善論舊事有拜之儀，雅未能對。遂拜，成禮而去。後遷國子祭酒。上嘗親臨釋奠，令善講《孝經》，於是敷陳義理，兼之以諫。上大悅曰：「聞江陽之說，更起朕心。」齎絹一百匹，衣一襲。善之通博，在何妥之下，然以風流醞藉，俯仰可觀，音韻清朗，由是為後進所歸。妥每懷不平，心欲屈善，因講《春秋》。初發題，諸儒畢集，善私謂妥曰：「名望已定，幸無相苦。」妥然之。及就講肆，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，多不能對。二人由是有隙。

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，嘗言於上曰：「楊素粗疏，蘇威怯懦，元胄、元旻，正似鴨耳。可以付社稷者，唯獨高熲。」上初然之。及熲得罪，上以善言為熲遊說，深責望之。善

憂懼，先患消渴，於是病頓而卒。

叉弟羅，字仲綱。雖父兄貴盛，而虛己接物。累遷青州刺史。叉當朝專政，羅望傾四海，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、邢子才、季獎等咸為其賓客，從遊青土。罷州，入為守正卿。叉死後，羅通叉妻，時人穢之，或云其救命之計也。孝武時，位尚書令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梁州刺史。孝靜初，梁遣將圍逼，羅以州降，封南郡王。及侯景自立，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令，改封江陽王。梁元帝滅景，周文帝求羅，遂得還。除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、少師，襲爵江陽王。舒子善住，在後從南入關，羅乃以爵還善住，改封羅為固道郡公。

羅弟爽，字景哲。少而機警，位給事黃門侍郎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卒，謚曰懿。

爽弟蠻，仕齊，歷位兼度支尚書，行潁州事。坐不為繼母服，為左丞所彈。後除開府儀同三司。齊天保十年，大誅元氏。昭帝元後，蠻之女也，為苦請，自市追免之，賜姓步六孤氏。卒，贈司空。蠻弟爪，字景邕，位給事中，與兄叉同時誅。

繼弟羅侯，遷洛之際，以墳陵在北，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。內豐資產，唯以意得為適。不入京師，在賓客往來者，必厚相禮遺，豪據北方，甚有聲稱。以叉執權，尤不樂入仕，就拜昌平太守。

明元六王

明元皇帝七男：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；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；安定殤王彌闕母氏；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；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；建甯王崇、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。

樂平王丕，少有才幹。泰常七年封，拜車騎大將軍。後督河西、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。軍至略陽，禁令齊肅，所過無私，百姓爭致牛酒。難當懼，還仇池。而諸將議曰：「若不誅豪帥，軍還之後，必聚而為寇。」又以大眾遠出，不有所掠，則無以充軍實，賞將士。將從之，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，諫曰：「今若誅之，是傷其向化之心，恐大軍一還，為亂必速。」丕以為然，於是綏懷初附，秋豪無犯。

初，馮弘之奔高麗，太武詔遣送之，高麗不遣。太武怒，將討之。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，宜復之，使廣修農殖，以饒軍實，然後進圖，可一舉而滅。帝納之，乃止。後坐劉潔事，

以憂薨，事在《潔傳》，謚曰戾王。子拔襲爵。後坐事賜死，國除。

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，高元遂著《筮論》曰：「昔明元末，起白台，其高二十餘丈。樂平王嘗夢登其上，四望無所見。王以問日者董道秀。筮之，曰：「大吉」。王默而有喜色。後事發，王遂憂死，而道秀棄市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：「易稱亢龍有悔。窮高日亢，高而無人，不為善也。」夫如是，則上甯于王，下保於己，福祿方至，豈有禍哉？今舍於本而從其末，咎釁之至，不亦宜乎！」

安定王彌，泰常七年封。薨，謚曰殤王。無子，國除。

樂安王范，泰常七年封。雅性沉厚。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，乃拜范為衛大將軍、開府義同三司、長安鎮都大將。范謙恭惠下，推心撫納，百姓稱之。時秦土新離寇賊，流亡者相繼，請崇易簡之禮，帝納之。於是遂寬徭，與人休息。後劉潔之謀，范聞而不告。事發，因疾暴薨

長子良，太武未有子，嘗曰：「兄弟之子猶子。」親撫養之。長而壯勇多知，嘗參軍國大計。文成時，襲王，拜長安鎮都大將、雍州刺史，為內都大官。薨，謚曰簡王。

永昌王健，泰常七年封。健姿貌魁壯，所在征戰，常有大功。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。從太武破赫連昌，遂西略至木根山。討和龍，健別攻拔建德。後平叛胡白龍餘黨於西海。太武襲蠕蠕，越涿邪山，詔健殿后。矢不虛發，所中皆應弦而斃，威震漠北。尋從平涼州，健功居多。又討破禿發保周，自殺，傳首京師。復降沮渠無諱。薨，謚曰莊王。子仁襲。仁亦驍勇有父風，太武奇之。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軌，發覺，賜死，國除。

建甯王崇，泰常七年封。文成時，封崇子麗濟南王。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，父子並賜死。

新興王俊，泰常七年封。少善騎射，多藝。坐法，削爵為公。俊好酒色，多越法度。又以母先遇罪死，而己被貶削，恆懷怨望，頗有悖心。後事發，賜死，國除。

太武五王

太武皇帝十一男：賀皇后生景穆帝；越椒房生晉王伏羅；舒椒房生東平王翰；弗椒房生臨淮王譚；伏椒房生廣陽王建；閻左昭儀生吳王餘；其小兒、貓兒、真、彪頭、龍頭並閼母氏，皆早薨，無傳。

晉王伏羅，真君三年封，加車騎大將軍。後督高平、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。軍至樂都，謂諸將曰：「若從正道，恐軍聲先振，必當遠遁。潛軍出其非意，此鄧艾禽蜀之計也。」諸將咸難之。伏羅曰：「夫將軍制勝，萬里擇利，專之可也。」遂間道行。至大母橋，慕利延眾驚，奔白蘭。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，降其一萬餘落。八年，薨，無子，國除。

東平王翰，真君三年封秦王，拜侍中、中軍大將軍，參典都曹事。忠貞雅正，百僚憚之。太傅高元以翰年少，作《諸侯箴》以遺之，翰覽之大悅。後鎮枹罕，羌戎敬服。改封東平王。太武崩，諸大臣等議欲立翰，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，矯太后令立南安王餘，遂殺翰。子道符襲爵，拜長安鎮都大將。皇興元年，謀反，司馬段太陽斬之，傳首京師。

臨淮王譚，真君三年封燕王，拜侍中，參都曹事。後改封臨淮王。薨，謚宣王。

子提襲，為梁州刺史。以貪縱削除，加罰，徙配北鎮。久之，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，代父邊戍，孝文不許。後昭提從駕南伐。至洛陽，參定遷都之議。尋卒，以預參遷都功，追封長鄉縣侯。宣武時，贈雍州刺史，謚曰「懿」。

提子昌，字法顯。好文學。居父母喪，哀號孺慕，非感行人。宣武時，復封臨淮王，未拜而薨。贈齊州刺史，謚曰康王，追改封濟南王。

子彧，字文若，紹封。彧少有才學，當時甚美。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：「黑頭三公，當此人也。」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、中山王熙，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，時人莫能定其優劣。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：「三人才學雖並優美，然安豐少於造次，中山皁白太多，未若濟南風流寬雅。」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三王楚琳琅，未若濟南備員方。」彧姿制閑裕，吐發流美。琅邪王誦，有名人也，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。奏鄭廟歌詞，時稱其美。除給事黃門侍郎。

彧本名亮，字仕明，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，避紹父諱，啟求改名。詔曰：「仕明風神運吐，常自以比荀文若，可名彧，以取定體相倫之美。」彧求復本封，詔許復封臨淮，寄

食相州魏郡。又長兼御史中尉。彧以為倫敘得之，不謝。領軍於忠忿，言之朝廷曰：「臨淮雖復風流可觀，而無骨鯁之操，中尉之任，恐非所堪。」遂去威儀，單車而還，朝流為之歎息。累遷侍中、衛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兼尚書左僕射，攝選。後以本官為東道行台。會爾硃榮入洛，殺害元氏，彧撫膺慟哭，遂奔梁。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，並觀彧為人。建孫稱彧風神閑俊。梁武亦先聞名，深相器待。見彧于樂遊園，因設宴樂。彧聞聲歔欷，涕淚交下，梁武為之不樂。自前後奔叛，皆候旨稱魏為偽，唯彧表啟常雲魏臨淮王。梁武體彧雅性，不以為責。及知莊帝踐阼，彧以母老請還，辭旨懇切。梁武惜其人才，又難違其意，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。彧曰：「死猶願北，況於生也？」梁武乃以禮遣。彧性至孝。自經違離，不進酒肉；憔悴容貌，見者傷之。歷位尚書令、大司馬，兼錄尚書。

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，廟號肅祖，母李妃為文穆皇后。將遷神主於太廟，以孝文為伯考。彧表諫，以為：「漢祖創業，香街有太上之廟；光武中興，南頓立春陵之寢。元帝之于光武，疏為絕服，猶尚身奉子道，入繼大宗。高祖之于聖躬，親實猶子，陛下既纂洪緒，豈宜加伯考之名？且漢宣之繼孝昭，斯乃上後叔祖，豈忘宗承考妣？蓋以大義斯奪。及金德將興，宣王受寄，景王意在毀冕，文王心規裂冠。雖祭則魏主，而權歸晉室。昆之與季，實傾曹氏。且子元宣王塚胤，文王成其大業。故晉武繼文祖武，宣有伯考之稱。以今類古，恐或非儔。高祖德溢寰中，道超無外。肅祖雖勳格宇宙，猶曾奉贊稱臣。穆後稟德坤元，復將配享乾位。此乃君臣並筵，嫂叔同室，曆觀墳籍，未有其事。」時莊帝意銳，朝臣無敢言者，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俊並有表聞。詔報曰：「文穆皇帝勳格四表，道邁百王，是用考循舊範，恭上尊號。王表雲漢太上於香街，南頓於春陵。漢高不因瓜瓞之緒，光武又無世及之德，皆身受符命，不由父祖。別廟異寢，于理何差？文穆皇帝天眷人宅，歷數有歸。朕忝承下武，遂主神器。既帝業有統，漢氏非倫。若以昔況今，不當移寢。則魏太祖、晉景帝雖王跡已顯，皆以人臣而終，豈得與餘帝別廟，有闕餘序？漢郡國立廟者，欲尊高祖之德，使饗遍天下」非關太廟神主，獨在外祠薦。漢宣之父，亦非勳德所出，雖不追尊，不亦可乎？伯考之名，自是尊卑之稱，何必准古而言非類也。復雲君臣同列，嫂叔共室。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，以此為疑。《禮》'天子元子猶士'，禘祫豈不得同室乎？且晉文、景共為一代，議者雲世限七，主無定數。昭穆既同，明有共室之理。禮既有祔，嫂叔何嫌？《禮》，大祖、禰一廟，豈無婦舅共室也？若專以共室為疑，容可更議遷毀。」莊帝既逼諸妹之請，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、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。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。彧又面諫曰：「陛下作而不法，後世何觀？曆尋書籍，未有其事。」帝不從。及神主入廟。復敕百官悉陪從，一依乘輿之式。彧上表以為：「爰自中古，迄于下葉，崇尚君親，褒明功懿，乃有皇號，終無帝

名。今若去帝，直留皇名，求之古義，少有依准。」又不納。

爾硃榮死，除彧司徒公。及爾硃兆率眾奄至，出東掖門，為賊所獲。見兆，辭色不屈，為群胡所毆，薨。孝武帝末，贈大將軍、太師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，諡曰文穆。彧美風韻，善進止，衣冠之下，雅有容則。博覽群書，不為章句，所制文藻，雖多亡失，猶有傳於世者。然居官不能清白，所進舉止於親婭，為識者所譏。無子。

弟孝友，少有時譽，襲爵臨淮王，累遷滄州刺史。為政溫和，好行小惠，不能清白，而無所侵犯，百姓亦以此便之。魏靜帝宴齊文襄于華林園，孝友因醉自譽，又云：「陛下許賜臣能。」帝笑曰：「朕恆聞王自道清。」文襄曰：「臨淮王雅旨舍罪。」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。孝友明于政理，嘗奏表曰：

令制百家為黨族，二十家為閭，五家為比鄰。百家之內，有帥二十五，徵發皆免，苦樂不均。羊少狼多，復有蠶食。此之為弊久矣。京邑諸坊，或七八百家，唯一里正、二史，庶事無闕，而況外州乎？請依舊置，三正之名不改，而百家為於，四閭，閭二比，計族少十二丁，得十二匹貲絹。略計見管之戶，應二萬餘族，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。十五丁出一番兵，計得一萬六千兵。此富國安人之道也。

古諸侯娶九女，士有一妻二妾。《晉令》：諸王置妾八人；郡君、侯，妾六人。《官品令》：第一、第二品有四妾；第三、第四有三妾；第五、第六有二妾；第七、第八有一妾。所以陰教聿修，繼祠有廣。廣繼嗣，孝也。修陰教，禮也。而聖朝忽棄此數，由來漸久，將相多尚公主，王侯娶後族，故無妾媵，習以為常。婦人多幸，生逢今世，舉朝略是無妾，天下殆皆一妻。設令人強志廣娶，則家道離索，身事迍邅，內外親知共相嗤怪。凡今之人，通無准節。父母嫁女，則教之以妒；姑姊逢迎，必相勸以忌。持制夫為婦德，以能妒為女工。自雲受人欺，畏他笑我。王公猶自一心，以下何敢二意！夫妒忌之心生，則妻妾之禮廢；妻妾之禮廢，則姦淫之兆興，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。請以王、公、第一品娶八，通妻以備九女；稱事二品備七；三品、四品備五；五品、六品則一妻二妾。限以一周，悉令充數。若不充數，及待妾非禮，使妻妒加捶撻，免所居官。其妻無子而不娶妾，斯則自絕，無以血食祖父，請科不孝之罪，離遣其妻。

臣之赤心，義唯家國，欲使吉凶無不合禮，貴賤各有其宜。省人帥以出兵丁，立倉儲以豐穀食。設賞格以禽奸盜，行典令以示朝章。庶使足食足兵，人信之矣。又冒申妻妾之數，正欲使王侯將相，功臣子弟，苗胤滿朝，傳祚無窮，此臣之志也。

詔付有司，議奏不同。

孝友又言：「今人生為皁隸，葬擬王侯，存沒異途，無復節制。崇壯丘隴，盛飾祭儀，鄰里相榮，稱為至孝。又夫婦之始，王化所先，共食合巹，足以成禮。而今之富者彌奢，同牢之設，甚於祭槃。累魚成山，山有林木，林木之上，鸞鳳斯存。徒有煩勞，終成委棄，仰惟天意，其或不然。請自茲以後，若婚葬過禮者，以違旨論。官司不加糾劾，即與同罪。

孝友在尹積年，以法自守，甚著聲稱。然性無骨鯁，善事權勢，為正直者所譏。齊天保初，准例降爵，封臨淮縣公，拜光祿大夫。二年冬，被詔入晉陽宮，出與元暉業同被害。

昌弟孚，字秀和，少有令譽。侍中游肇、并州刺史高聰、司徒崔光等見孚，咸曰：「此子當准的人物，恨吾徒衰暮，不及見耳。」累遷兼尚書右丞。靈太后臨朝，宦者幹政，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後，凡為四卷，奏之。遷左丞。

蠕蠕主阿那瑰既得反國，其人大饑，相率入塞，阿那瑰上表請台振給。詔孚為北道行台，詣彼振恤，孚陳便宜表曰：

皮服之人，未嘗粒食，宜從俗因利，拯其所無。昔漢建武中，單于款塞，時轉河東米Я二萬五千斛、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。斯則前代和戎，撫新柔遠之長策也。乞以牸牛產羊，糊其口食。且畜牧繁息，是其所便；毛血之利，惠兼衣食。

又尚書奏云：如其仍住七州，隨寬置之。臣謂人情戀本，寧肯徙內？若依臣請，給振雜畜，愛本重鄉，必還舊土。如其不然，禁留益損。假令逼徙，事非久計。何者？人面獸心，去留難測。既易水草，扈恙將多；憂愁致困，死亡必甚。兼其餘類，尚在沙磧；脫出狂勃，翻歸舊巢，必殘掠邑裏，遺毒百姓。亂而方塞，未若杜其未萌。又貿遷起於上古，交易行於中世。漢與胡通，亦立關市。今北人阻饑，命懸溝壑；公給之外，必求市易。彼若願求，宜見聽許。

又云：

營大者不計小名，圖遠者弗拘近利。雖戎狄衰盛，歷代不同，叛服之情，略可論討。周

之北伐，僅獲中規；漢氏外攘，裁收下策。昔在代京，恆為重備，將帥勞止，甲士疲力。計前世苦之，力未能致。今天祚大魏，亂亡在彼。朝廷垂天覆之恩，廓大造之德，鳩其散亡，禮送令反，宜因此時，善思遠策。竊以理雖萬變，可以一觀；來事雖懸，易以往卜。昔漢宣之世，呼韓款塞，漢遣董忠、韓昌領邊郡士馬，送出朔方，因留衛助。又光武時，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，隨單于所在，參察動靜。斯皆守吉之元龜，安邊之勝策。計今朝廷成功，不減曩時，蠕蠕國弊，亦同疇日。宜准昔成謀，略依舊事，借其所閑地，聽使田牧。粗置官屬，示相慰撫。嚴戒邊兵，以見保衛。馭以仁寬，縻以久策。使親不至矯詐，疏不容叛反。今北鎮諸將，舊常雲一人代外邏，因令防察。所謂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者也。

又云：

先人有奪人之心，待降如受強敵。武非尋外，亦以防內。若從處分割配，諸州鎮遼遠，非轉輸可到，悔叛之情，變起難測。又居人畜業，布在原野，戎夷性貪，見則思盜；防彼肅此，少兵不堪。渾流之際，易相干犯。驅之還本，未必樂去，配州內徙，復不肯從。既其如此，為費必大。

朝廷不許。

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瑰于柔玄、懷荒二鎮間。阿那環瑰眾號三十萬，陰有異意，遂拘留孚。載以韞車，日給酪一升、肉一段。每集其眾，坐孚車廂，稱為行台，甚加禮敬。阿那瑰遂南過，至舊京。後遣孚等還，因上表謝罪。有司以孚事下廷尉，丞高謙之雲孚辱命，處孚流罪。

後拜冀州刺史。孚勸課農桑，境內稱慈父，鄰州號曰神君。先是，州人張孟都、張洪建、馬潘、崔獨憐、張叔緒、崔醜、張天宜、崔思哲等八人，皆屯保林野，不臣王命，州郡號曰八王。孚至，皆請入城，願致死效力。後為葛榮所陷，為榮所執。兄祐為防城都督，兄子禮為錄事參軍。榮欲先害子禮，孚請先死以贖子禮，叩頭流血，榮乃舍之。又大集將士，議其死事。孚兄弟各誣己引過，爭相為死。又孟都、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，請活使君。榮曰：「此魏之誠臣義士也。」凡同禁五百人，皆得免。榮卒，還除冀州刺史。元顥入洛，授孚東道行台、彭城郡王。孚封顥逆書送朝廷，天子嘉之。顥卒，封孚萬年鄉男。

永安末，樂器殘缺，莊帝命孚監儀注。孚上表曰：

昔太和中，中書監高閭、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，數十年間，乃奏成功。時大集儒生，考其得失。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，久而方就。復召公卿量校合否，論者沸騰，莫有適從。登被旨敕，並見施用。往歲大軍入洛，戎馬交馳，所有樂器，亡失垂盡。臣至太樂署，問太樂令張乾龜等，雲承前以來，置宮懸四箱，栒虡六架，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。雖器名黃鐘，而聲實夷則；考之音制，不甚諧韻。姑洗懸于東北，太蔟編於西北，蕤賓列於西南。並皆器象差位，調律不和。又有儀鐘十四，虡懸架首，初不叩擊，今便刪廢，以從正則。臣今據《周禮鳧氏》修廣之規，《磬氏》倨句之法，吹律求聲，叩鐘求音；損除繁雜，討論實錄。依十二月為十二宮。各准辰次，當位懸設。月聲既備，隨用擊奏。則會還相為宮之義，又得律呂相生之體。今量鐘磬之數，各以十二架為定。

奏可。于時搢紳之士，咸往觀聽，靡不咨嗟歎服而反。太傅、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，特復稱善。

復從孝武帝入關，除尚書左僕射、扶風郡王。尋監國史。歷位司空、兼尚書令、太保。時蠕蠕主與孚相識，先請見孚，然後遣女。於是乃使孚行。蠕蠕君臣見孚，莫不歡悅，奉皇后來歸。

孚性機辯，好酒，貌短而禿。周文帝偏所眷顧，嘗於室內置酒十瓨，瓨餘一斛，上皆加帽，欲戲孚。孚適入室，見即驚喜，曰：「吾兄弟輩甚無禮，何為竊入王家，匡坐相對？宜早還宅也。」因持酒歸。周文撫手大笑。後遇風患，手足不隨，口不能言，乃左手畫地作字，乞解所任。三奏不許。遷太傅。薨。帝親臨，百官赴吊。贈大司馬、錄尚書事，謚曰文簡。

子端嗣，位大行台尚書、華州刺史。性疏佷，頗以基地驕物，時論鄙之。

廣陽王建，真君三年封楚王，後改封廣陽。薨，謚曰簡王。子石侯襲，薨，謚曰哀王。子遺興襲，薨，謚曰定王。無子。

石侯弟嘉，少沉敏，喜慍不形於色，兼有武略。孝文初，拜徐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後封廣陽王，以紹建後。孝文南伐，詔嘉斷均口。嘉違失指授，令賊得免。帝怒責之曰：「叔祖定非世孫，何太不上類也！」及將大漸，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，與咸陽王禧等輔

政。遷司州牧。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，各周一千二百步，乞發三正復丁，以充茲役。雖有暫勞，奸盜永止。詔從之。拜衛大將軍、尚書令，除儀同三司。

嘉好飲酒，或沉醉，在宣武前言笑自得，無所顧忌。帝尊年老，常優容之。與彭城、北海、高陽諸王，每入宴集，極歡彌夜，數加賞賜。帝亦時幸其第。性好儀飾，車服鮮華。既居儀同，又任端首，出入容衛，道路榮之。後遷司空，轉司徒。嘉好立功名，有益公私，多所敷奏，帝雅委付之。愛敬人物，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，侍坐之次，轉加談引，時人以此稱之。薨，遺命薄葬。宣武悼惜之，贈侍中、太保，諡曰懿烈。

嘉后妃宜都王穆壽孫女，司空從妹也。聰明婦人。及為嘉妃，多所匡贊，光益家道。

子深，字知遠，襲爵。孝明初，拜肆州刺史。預行恩信，胡人便之，劫盜止息。後為恆州刺史，在州多所受納，政以賄成。私家有馬千匹者，必取百匹，以此為恆。累遷殿中尚書，未拜。坐淫城陽王徽妃於氏，為徽表訟。詔付丞相、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，以王還第。

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，臨淮王彧討之失利，詔深為北道大都督，受尚書令李崇節度。時東道都督崔暹敗于白道，深等諸軍退還朔州。深上書曰：

邊豎構逆，以成紛梗，其所由來，非一朝也。昔皇始以移防為重，盛簡親賢，擁麾作鎮，配以高門子弟，以死防遏。不但不廢仕宦，至乃偏得復除。當時人物，忻慕為之。及太和在曆。僕射李沖當官任事，涼州土人，悉免廝役；豐沛舊門，仍防邊戍。自非得罪當世，莫肯與之為伍。征鎮驅使為虞候、白直，一生推遷，不過軍主。然其往世房分，留居京者，得上品通官；在鎮者，便為清途所隔。或投彼有北，以禦魑魅，多復逃胡鄉。乃峻邊兵之格，鎮人浮游在外，皆聽流兵捉之。於是少年不得從師，長者不得游宦。獨為匪人，言者流涕。

自定鼎伊洛，邊任益輕，唯底滯凡才，出為鎮將。轉相模習，專事聚斂。或有諸方奸吏，犯罪配邊，為之指蹤，過弄官府；政以賄立，莫能自改。咸言奸吏為此，無不切齒增怒。及阿那瑰背恩，縱掠竊奔，命師追之。十五萬眾度沙漠，不日而還。邊人見此援師，便自意輕中國。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，求改鎮為州，將允其願，抑亦先覺。朝廷未許。而高闕戍主，率下失和，拔陵殺之為逆命；攻城掠地，所見必誅。王師屢北，賊党日盛。此段之舉，指望銷平。其崔暹雙輪不反，臣崇與臣，逡巡復路。今者相與，還次雲中。

馬首是瞻，未便西邁。將士之情，莫不解體。今日所慮，非止西北，將恐諸鎮尋亦如此。天下之事何易可量！

時不納其策。東西部敕勒之叛，朝議更思深言。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，欲復鎮為州，以順人望。會六鎮盡叛，不得施行。深後上言：「今六鎮俱叛，二部高車亦同惡黨，以疲兵討之，必不制敵。請簡選兵，或留守恆州要處。更為後圖。」

及李崇征還，深專總戎政。拔陵避蠕蠕，南移度河。先是，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，請求迎援，深赴之，前後降附二十萬人。深與行台元纂表求恆州北別立郡縣，安置降戶，隨宜振賚，息其亂心。不從。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于冀、定、瀛三州就食。深謂纂曰：「此輩復為乞活矣。禍亂當由此作。」

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，杜洛周反于幽州，其餘降戶，猶在恆州，遂欲推深為主。深乃上書乞還京師。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，以深為侍中、右衛將軍、定州刺史。時中山太守趙叔隆、別駕崔融討賊失利，台使劉審考核未訖，會賊逼中山，深乃令叔隆防境。審馳驛還京，雲深擅相放縱。城陽王徽與深有隙，因此構之。乃征深為吏部尚書、兼中領軍。及深至都，明帝不欲使徽、深相憾，敕因宴會，令相和解。徽銜不已。

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修禮所敗，乃除深儀同三司、大都督。章武王融為左都督，裴衍為右都督，並受深節度。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：「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，不可測也。」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。融遂以敕示深。深懼，事無大小，不敢自決。靈太后聞之，乃使問深意狀，乃具言曰：

往者元叉執權，移天徙日，而徽托附，無翼而飛。今大明反政，任寄唯重，以徽褊心，銜臣次骨。臣以疏滯，遠離京輦，被其構阻，無所不為。然臣昔不在其後，自此以來，翻成陵谷。徽遂一歲八遷，位居宰相；臣乃積年淹滯，有功不錄。

自徽執政以來，非但抑臣而已，北征之勳，皆被擁塞。將士告捷，終無片賞；雖為表請，多不蒙遂。前留元摽據乎盛樂，後被重圍，析骸易子，倒懸一隅。嬰城二載，賊散之後，依階乞官，徽乃盤退，不允所請。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，法僧叛後，暫被圍逼，固守之勳，比之未重，乃立得州，即授開國。天下之事，其流一也，功同賞異，不平謂何！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，啟募八州之人，聽用關西之格。及臣在後，依此科賞。復言北道征者，不得同于關西。定襄陵廟之至重，平城守國之要鎮，若計此而論功，亦何負于秦楚？

但以嫉臣之故，便欲望風排抑。

然其當途以來，何直退勳而已。但是隨臣征者，即便為所嫉。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，徽初言有理，又聞北征隸臣為統，應時變色。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，緝緝翩翩，謀相誹謗。言臣惡者，接以恩顏；稱臣善者，即被嫌責。甄琛曾理臣屈，乃視之若仇讎；徐紇頗言臣短，即待之如親戚。又驃騎長史祖瑩，昔在軍中，妄增首級；矯亂戎行，蠹害軍府，獲罪有司，避命山澤。直以謗臣之故，徽乃還雪其罪。臣府司馬劉敬，比送降人，既到定州，翻然背叛，賊如決河，豈其能擁。且以臣府參僚，不免身首異處。徽既怒遷，舍其元惡，及胥徒。從臣行者，莫不悚懼。頃恆州之人，乞臣為刺史，徽乃斐然言不可測。及降戶結謀，臣頻表啟，徽乃因執言此事。及向定州，遠彼奸惡，又復論臣將有異志。翻覆如此，欲相陷沒。致令國朝，遽賜遷代。賊起之由，誰使然也？

徽既優幸，任隆一世，慕勢之徒，于臣何有！是故餘人攝選，車馬填門。及臣居邊，賓遊罕至。臣近比為慮其為梗，是以孜孜乞赴京闕。屬流人舉斧，元戎垂翅，復從後命，自安無所；僶俛先驅，不敢辭事。及臣出都，行塵未滅，已聞在後，復生異議。言臣將兒自隨，證為可疑之兆。忽稱此以構亂。悠悠之人，復傳音響，言左軍臣融、右軍臣衍皆受密敕，伺察臣事。徽既用心如此，臣將何以自安？竊以天步未夷，國難猶梗；方伯之任，於斯為急。徽昔臨藩，乃有人譽，及居端右，無聞焉爾。今求出之為州，使得申其利用。徽若外從所長，臣無內慮之切。脫蒙，公私幸甚。

深以兵士頻經退散，人無鬥情，連營轉柵，日行十里。行達交津，隔水而陣。賊修禮常與葛榮謀，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，榮常銜之。普賢昔為深統軍，及在交津，深傳入諭之，普賢乃有降意。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。果相猜貳。葛榮遂殺普賢、修禮而自立。榮以新得大眾，上下未安，遂北度瀛州。深便率眾北轉。榮東攻章武王融，融戰敗于白牛還。深遂退走，趣定州。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，乃止于州南佛寺。停二日夜，乃召都督毛諲等六七人，臂肩為約，危難之際，期相拯恤。諲疑深意異，乃密告津，雲深謀不軌。津遣諲討深。深走出，諲叫噪追躡。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，逢賊遊騎，乃引詣葛榮。賊徒見深，頗有喜者。榮新自立，內惡之，乃害深。莊帝追復王爵，贈司徒公，諲曰忠武。

子湛，字士淵，少有風尚。孝莊初，襲封。孝靜初，累遷冀州刺史。所在聚斂，風政不立。入為侍中，後行司州牧。時齊神武作相，以湛頗有器望，啟超拜太尉公。薨，贈假黃鉞、大司馬、尚書令，諡曰文獻。初，湛名位漸重，留連聲色，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

中宋游道，後乃私耽，出為冀州，竊而攜去。遊道大致紛紜，乃雲紫光湛父所寵，湛母遺己。將致公文，久乃停息。論者兩非之。

湛弟瑾，尚書祠部郎。後謀殺齊文襄。事泄，合門伏法。

湛子法輪，紫光所生也。齊王矜湛覆滅，乃啟原之，復其爵土。

南安王餘，真君三年封吳王，後改封南安王。太武暴崩，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，然後發喪。大赦，改年為永平。餘自以非次而立，厚遺群下，取悅於眾。為長夜之飲，聲樂不絕。旬月之間，帑藏空罄。尤好弋獵，出入無度。邊方告難，餘不恤之，百姓憤惋，而余晏如也。宗愛權恣日甚，內外憚之。餘疑愛變，謀奪其權。愛因餘祭廟，夜殺餘。文成葬以王禮，諡曰隱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梟獍為物，天實生之。觀夫元紹所懷，蓋亦特鐘沴氣。平陽以降，並多夭促；英才武略，未顯高年。靖、簡二王，為時稱首。鑒既有聲，渾亦見器。霄、繼荷遇太和之日，名位豈妄及哉！叉階緣寵私，遂亂天下，殺身全祀，固為幸焉。

樂平、樂安俱以將領自效，竟以憂迫而逝，驗克終之為鮮。莊王才力智謀，一時之傑，與夫建寧、新興，不同日也。

太武之子，秦、晉才賢。而翰之遇酷，倚伏豈可量矣。臨淮之後，彧為盛德；廣陽之世，嘉實為美，深之闕惡於元徽，所謂盜憎之義。作之見殺，不基晚歟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